<<梗塞>>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梗塞>>

13位ISBN编号:9787506363112

10位ISBN编号: 7506363119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王焕庆

页数:373

字数:32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梗塞>>

内容概要

《梗塞(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是一部深刻反映我国农村改革,倾情关注农民命运的长篇小说。 作品用历史关照现实,把刻骨仇恨与生死恋情紧紧纽结在一起,生动描述了金钟河畔两个家族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残酷争斗,忠实记录了当代农民挣脱精神桎梏、跟随时代发展的艰难历程。 战争年代促成的畸形婚姻,特殊环境滋生的变态心理,稀奇古怪的情欲,悲欢离合的血泪,老一辈带 有宿命色彩的人生结局,新一代创造美好未来的开端……故事惨烈而传奇,情节曲折而诡谲,人物个 性鲜明、栩栩如生,读来使人痛惜、令人振奋,掩卷深思而长叹不已。

《梗塞(时代农民命运三部曲)》由王焕庆编著。

<<梗塞>>

作者简介

王焕庆,1958年出生于天津东郊某国营农场,

17岁起当过售货员、产业工人、技校教师、工会干部,同时贩过鱼、开过酒楼、干过卫生防疫、报刊编辑。

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协文学院第一、二届签约作家。 曾出版或发表小说及报告文学一百余万字,五次荣获省市级文学创作奖一等奖。

章节摘录

第一章1庄稼人心里最压抑不住的是仇恨和爱情,而埋藏最久远的也是仇恨和爱情。

傍晚,魏继业送完活儿回家,开车行驶在进村的路上,不知不觉又想起了他的心上人。

灵子是黄天佑的闺女,只因魏黄两家的仇恨,继业和灵子这对有情人才被强行拆散。

他俩曾爱得死去活来,可十几年后的今天倘若迎面走在街上,继业反而远远地躲避。

数月前的那次相遇继业实在是躲不及了,当时他还没买这辆二手里亚兹,异常消沉、颓废,整日靠赌 钱、喝酒打发时光。

他出去打牌正低头走着,猛抬头时见灵子已然站到了跟前。

那是在距他家门口不远的巷子里,被太阳曝晒了一天的砖墙散发着余热,虽说天就要黑了但丝毫不见凉爽。

人们都在屋子里吃晚饭,前后一个多余的人影也没有,只有他们这对不期而遇的旧情人。

灵子依然那么漂亮,头上盘绕着精心修饰过的长发,展露着光洁、饱满的前额,明亮的大眼睛里好似 氤氲着水雾,为她那非常灵秀的面孔增添了一分柔美。

她上身穿一件月白色无袖衫,浑圆的肩膀和胳膊裸露着,很白也很有光泽,下身穿着果绿色长裙,无 袖衫束扎在裙腰里,凸凸凹凹的身材煞是好看。

她脸上带着关切、焦急,似乎想要说什么却又难以开口,愣愣地站立在原地注视着他。

这神情令他怦然心动。

但是他只看了灵子一眼便默默垂下了头。

老半天他们谁都没开口。

后来,随着一缕幽香飘过,灵子急匆匆地消逝在了巷子尽头,仿佛把他的魂儿也给带走了。

从前他挨灵子的那个耳光至今还隐隐作痛呢。

其实灵子是上了黄天佑的当,以为继业真的变了心,背叛了千里之外苦等了九年的她。

可继业绝非那种薄情之人,他何曾忘记过自己所发的誓言?

何曾忘记过荒碱滩小树林里那堆温馨的干稻草和以身相许的灵子?

往事不堪回首,但却偏偏总是浮现在继业的眼前。

时至今日,倘若灵子生活得幸福美满或许还好些,事实上灵子除了有钱,别的可是什么都没有。

继业始终有一种预感,觉得今生今世与灵子的缘分难以了断,迟早会有个结果的。

"是我把她毁了!

唉……"他私下里经常这样叹息,就像此刻,即便开车走在坑洼不平的路上仍免不了自责与懊悔。

继业心猿意马地把着方向盘,车开得自然不快,后面那催促的喇叭声也没能入耳。

眼下是一九九八年的初冬,曾经骚动一时的魏家庄表面上不那么喧嚣了,一切似乎正归于平静。

这时候村里个别人虽已富得流油,可大多数农户日子仍旧紧紧巴巴,钱是越来越不好挣了,种地只能糊弄个嘴顶嘴,红火过一阵子的乡镇企业大部分也先后关了门,对魏继业这样的普通村民来讲还能勉强维持的营生差不多仅剩了养车跑运输。

如此一来进出村子的公路几乎就成了大伙唯一的财路。

但由于车多路窄,庄稼人开车互不相让,致使常有车辆翻下沟去,谁料想今日继业的车一翻竟翻出了 一连串起伏曲折的故事来。

2黄恩禄脸上掠过一丝奸笑。

他让司机停下车,跳出驾驶室朝沟边走来。

跟在最后的一辆红色大发此时也刹了车,司机二虎探出头向沟里张望,发现继业还活着,而且从车楼子里钻了出来,便缩回脑袋,一踩油门蔫溜儿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二虎比继业小一辈儿,都是老魏家人,黄恩禄把继业挤下沟的情景他看了个满眼。

他心里为继业鸣不平,但明面上不敢得罪黄恩禄。

幸亏继业没伤到筋骨。

他朝二虎离去的大发瞥一眼,爬上了路基。

他脱下褂子,用它擦着脸上的血,扭脸看见自己那辆车的玻璃碎了,驾驶室瘪了,大梁也弯了……心

情一下子坏到了极点,一扭脸把愤怒的目光转向了黄恩禄。

黄恩禄是黄天佑的侄子,刚才强行超车显然是故意制造事端。

继业虽火冒三丈,但是说话却比较克制:"眼看就到家了,用得着玩命挤吗?

"他至今还埋藏着与灵子和好的愿望,宁肯吃亏也不打算加深两家的仇恨。

黄恩禄的话让人实在难以接受:"你故意挡在前面斗气是不是?

再说,各走各的路,你自己硬要往沟里开,想讹人?

"继业两眼一眯缝,甩手把褂子往肩上一搭跨了过来。

继业身材魁梧,高鼻梁,大嘴叉子,棱角分明的下巴上满是连鬓胡茬子,看上去青凌凌的。

平日里他就是一副虎虎生威的模样,此刻满脸愤怒还带着血迹,那架势更吓人了。

论打架,在金钟河一带的后生中继业曾很有点儿名气。

父亲魏发财是个尽人皆知的吝啬鬼,他小时候虽然也看不起自己的父亲,但只要有人管父亲喊老钱包 或说句奚落的话,他就和人家拼命。

继业有个外号叫死签儿,拿刀子往自己腿上捅都不挂相。

有一回黄草垛的六七个混混儿聚在河堤树荫下喝酒,他和灵子骑自行车刚好从河堤上经过,那几个混混儿见灵子长得漂亮,而且只继业一个人跟着,便醉醺醺地截住了他们,将灵子围在中间推推搡搡进 行调戏。

继业一句话也不说,把自行车一扔,冲上前照着那个领头的鼻梁子就是一拳。

其他几个混混儿立即撇下灵子,"呼啦"把继业围在中间,纷纷拔出了军刺或三角刮刀。

继业毫不畏惧,瞅冷子把其中一个人的刮刀夺在手中,并卖个破绽闪出了包围圈。

混混儿们看出他不是等闲之辈,谁也不敢贸然进攻。

双方僵持了足有十分钟。

继业冷笑一声,单脚蹬树干,一扬手将刮刀插在了自己的大腿上,虚缝着眼睛说:"不认识?

本人号称死签儿,你们各村去访访! "混混儿们赶紧作揖赔不是。

继业拔出刮刀插在树干上,不理会血流如注的伤口,扶起自行车说:"都给我记住,往后谁敢欺负她,我就废了谁!

"说完对灵子打个手势,二人骑上自行车走了。

从此不论在哪个村一提死签儿,混混儿们没有不服的。

如今他已经十多年不和人闹事了,但那不怒自威的气势仍然让欲在他面前占上风的人怯步。

黄恩禄个子也不矮,鹰鼻鹞眼的长相,一看就知道不是个好惹的主儿。

但他西服革履大背头,端着老板的架子,分明不是打架的料。

然而面对向自己逼近的继业,他却毫不含糊,保持着挑战者的神态。

继业只走出两步又突然收住了脚。

和十几年前不同,如今继业毕竟是个有知识的人,也过了耍胳膊根儿的年龄,况且对方是灵子的当家子哥哥。

他抬起手臂朝前一挥说:"算了,你走吧!

"黄恩禄反倒不依不饶,吹吹烟灰仰起脸说:"别来这一套,好像你姓魏的宽宏大量。

我走不走还用得着你批准?

"继业太阳穴上的血管一个劲儿地跳,但他没和黄恩禄搭腔,想抽烟掏出的却是个空盒,捏成团扔了 ,把视线移向了自己那躺在沟里的车。

人们都说魏家庄人富了,家家户户养车跑运输,哪天都挣个一二百块钱。

其实像魏继业这样的养车户距离真正的富裕还差得远呢。

虽然他也有车,也在没日没夜地奔波,却不似人们所说的能挣很多钱。

外人只看见鱼喝水,看不见腮漏。

上税、贴花、缴养路费,还得买燃油,哪个月不得一大堆开销?

何况活儿也没有保障,如果十天领不到活儿在家里趴着,那么这个月就赔定了。

话说回来,即使天天有活儿也不见得准能挣着钱,爆一个轮胎就得一千多块,跑多少天才能赚回来?

想多挣钱就得超载,在超负荷的情况下运转轮胎自然换得更勤。

路上到处是卡子,戴袖标的个个比拦路抢劫还横,不问青红皂白就撕罚款单。

一辆旧车没个六七万买不下来,挣回了本钱的还好说,继业这辆破车真正属于自己的钱只有两万,其 余四万是借的,这一翻无疑等于把原本紧紧巴巴的日子翻进了阴沟,你说他能不上火?

黄恩禄火上浇油,仰着脸拿话激继业:"不算了你又敢怎么样?

看看你这辆破车,啊,早该进废品收购站了!

趁别人超车的机会你成心往沟里开,啧啧!

够油的啊!

"继业再一次眯起了双眼,但没动劲儿,只反复用褂子擦着脸上的血。

黄恩禄仍不死心,悠闲地冷笑一声道:"没钱修车就明说,高兴了兴许我能赞助个万八千的。

你魏继业还算条汉子,金钟河一带有名的死签儿,怎么也干碰瓷儿的勾当?

找这种窍门儿讹钱不嫌栽面儿?

"继业长时间注视着翻在沟里的车沉默不语。

黄恩禄自觉没趣,回到自己的车上命司机开走了……3继业翻车的当口,他父亲魏发财正在村外坟地 里伤心。

如同一夜之间枯黄了的芦苇,魏发财老了。

一个地老天荒的企盼,一个他爹至死都念念不忘的发财梦,在魏发财这一辈上归齐又落了空。

魏发财困惑,却不得不认输,垂暮的心中一下子塞满了绝望和悲哀,感到活得比从前更憋屈了。

此刻他佝偻着腰,只能用一张木然的老脸面对眼前这荒凉的世界。

初冬的西北风挺沉,嘶吼着碾过大草甸子时将那一望无际的芦苇压弯了腰。

这风也挺怪,把散乱的芦花、苇叶肆意掠上天空,不往别处刮却径直朝这高高的大土岗子扑过来。

岗子里边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坟丘,尽管被掩映在半人深的荒草里,然而仔细打量仍让人感到排列得是 那般井然有序。

惨白的芦花和枯黄的苇叶一越过高岗便找到了归宿,打着疯旋儿在坟丘与坟丘之间游荡,给偌大一片 墓地平添了几分庄严、几分肃穆、几分萧瑟和凄迷。

这是魏氏家族祖先的阴宅,眼前这道城墙般充当屏障的土岗子,无疑就是老魏家祖祖辈辈敬仰过的大神岗了。

魏发财呆立在大神岗下,久久凝视着长眠于地下的列祖列宗,心里比狂风蹂躏着的大草甸子还恓惶。

由于黄大巴掌穷追不舍,老娘亲在那被迫逃亡的年月死于山西,如今该迁回祖坟跟爹并骨了。

自己年事已高,身上的病又一天比一天重,再耽搁下去迁坟的事没准儿就来不及了。

今生今世没能把家业兴旺起来,已经对不住先人了,万一去不掉这块心病,死后到哪儿去寻找娘那千 里之外的孤魂?

没有亲人相伴,没有这大神岗遮挡风寒,她老人家在阴间还得遭多少罪呀!

仰望着大神岗,魏发财又想起了那首早年间曾经家喻户晓的民谣:大神岗、大神岗,岗子外面有祸殃

左右乡邻难关照,只保佑俺魏家庄。

魏家庄位于金钟河下游南岸,因土地碱性大,收成不好,与周围的村落相距较远,从古至今一直处在 芦苇、黄蓿、蒿草的包围之中,显得偏僻而荒凉。

它东面是紧靠海边的几个渔村,西面与黄草垛相接,向南数十里有个国营农牧场,往北过了金钟河属于邻县管辖的地界。

全村一万多口人八成以上都姓魏,剩下是姓黄的,仅占一成,其他张王李赵遍地刘,"流"进来的更少了。

别看魏家庄偏僻而荒凉,历史却很悠久,流传的故事也多。

相传,在一望无边的大草甸子里曾潜伏过一条残暴的巨蟒。

每到冬天来临之际它便从沼泽深处爬出。

据说那巨蟒有水桶般粗,时常于深夜拖一路泥水污渍,高昂着头在村街里遨游。

夜黑风高,危机四伏,或人或畜只要被它寻到,即刻瘫软在地声不能出,无一幸免地被拖进沼泽深处

成了它的腹中之物,直搅得魏家庄户户夜不点灯,人人心寒胆裂,每日太阳稍一偏西整个村子便如同 死绝了一般毫无生气,就连一只只平日甚为凶猛的大狼狗,也都战战兢兢夹紧了尾巴沿墙根儿溜得无 影无踪。

原本很是难熬的黑夜,如此一来便显得更漫长了。

某天,一位云游道长途经魏家庄。

但见日无光辉,风无定向,人面惊恐,四野弥瘴,道长心内自然十分清楚了。

村里人发现那位道长鹤发童颜,飘逸若仙,认定是救星到了,都齐刷刷跪倒乞求降服巨蟒。

那道长也不推辞,捋了捋银须朗声道:"诛此孽障并不难,怎奈贫道现有要事去办,不能留在此地作法,只好画一道咒符相赠。

你等可于那孽障出入之处,用村内的全部金银混合于青铜之中炼化,铸成三尺祭坛,再将此符镇于坛上焚香祭拜。

这样不消半日那孽障自会脓化在沼泽之中。

倘若吝啬金银,亦可堆积高三丈、长十丈的土岗一道,将此符淋上狗血埋于岗下将孽障驱逐。

如此只是不能将其诛之,它仍会跑到别处去残害生灵。

"言毕,那道长拂尘一甩,只见一条画着咒符的黄绢自空中飘然而降,不偏不倚恰好落在老族长膝前

村人无不震惊,待大家将视线从那道神符上移开,才发现仙人未及受拜已乘清风而去,无影无踪了。 魏家庄欢腾了,为了除掉巨蟒让十里八乡的庄稼人全都过上安稳日子,大伙齐声高喊铸造金银祭坛。 可是轮到奉献金银时却又无人吱声了,这金银似乎比性命更加宝贵了一般。

幸运者私下里嘀咕:倘若巨蟒最终伤害不到自家,那银钱岂不等于糟蹋?

不幸的人们也有不出钱的道理:自家已经被巨蟒所害,再拿出金银岂不是白白成全了他人?

尽管数日之内又有三人五马相继死于非命,可铸造金银祭坛用的东西仍未凑齐。

别说现成的硬货,连女人的头钗、耳环等饰物也被她们悄悄坚壁起来了。

老族长无奈,只好决定改修土岗。

一想起当初跑马占荒,黄草垛人把魏家祖先拖死于马下的情景,老族长便耿耿于怀,暗忖:巨蟒你爱祸害谁就去祸害谁,俺只替俺老魏家人着想!

于是老族长撅着胡子,拎起铁锨便朝大草甸子的方向走去。

人们看见了,男女老少蜂拥而上,挖的挖、抬的抬,远远看去如蚂蚁搬家似的紧张有序,天黑前一座 巍峨的大土岗已堆筑而成了。

那救命的咒符按道长吩咐被淋上狗血埋在了岗下。

据说,夜深人静时,不少人曾亲眼见到那残暴的巨蟒在岗前踌躇不决,每一靠近立即被刺眼的金光阻止,最后不得不绕开魏家庄朝黄草垛的方向远遁了。

不久,黄草垛那边儿果然传来了不幸的消息。

魏氏家族的人们闻听一次便不约而同地跑到大神岗下祭拜一番。

这咒符是老魏家人的命根子呀,既不能怠慢更不可将机密泄露。

可是,如此毫无顾忌地祭奠一道大土岗子难免引起猜疑,倘若黄家人得知,定招来一场干戈,说不定 会把神符抢了去。

为了保护这道生命的屏障,老族长做出了惊人壮举,绝食七天终于凛然死去,遵遗嘱后辈们把他埋在了岗下。

从此族人们便可以随时祭拜,一切都天衣无缝了。

可时间一长,魏氏家族的人心中又生出了新的不安,也说不清这不安究竟是因老族长的死,还是来自 黄草垛那边频频增加的冤魂。

站在庄台上向东望去,前面是一片荒碱滩,再往远处看就是那片开阔的大草甸子。

以往神不守舍时人们都习惯朝大草甸子里眺望,望得越远似乎心里越豁亮。

可从此一道高高的大土岗子横在眼前,挡住了大家的视线。

.



<<梗塞>>

编辑推荐

《时代·农民·命运》直接来自乡村,是作者耗费近三十年心血完成的改革三部曲。

书中的魏家庄人三十年来由贫穷走向富裕,又由富裕逐渐沦为弱势群体,最终告别村庄迁入城镇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

这期间他们体验过刚刚有钱便找不着北的恍惚,陷入因自身局限而无法与时俱进的困境,经历了与腐 败势力的殊死搏斗和因失去土地所促成的痛苦涅槃。

爱恨情仇,悲喜血泪,奇异姻缘,冷暖人生等在作品中均有充分展现。

小说通过对生活原貌的描写,深刻揭示出了社会转型期我国传统农业面临严峻挑战、农民在党的领导下改变命运的历史必然。

中国农民真正实现与时俱进,需跨过贫穷、狭隘两道鸿沟。

若只注重脱贫,忽略挣脱精神枷锁的禁锢,即使富了也是一场空欢喜。

<<梗塞>>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